

不管出自怎样的社会阶层，是怎样的身份，**她们身上勇敢、正义、善良的品质是不会磨灭的，哪怕一时被遮蔽了，也会永远向着光明去靠近。**

一次，在和朋友的聊天中，薛晓路听说了一个女性赴美生子的故事。聊天的细节让她觉得既生疏又有熟悉感，有许多女性能够感同身受的细节。于是她远赴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住了十天，“就说自己是考虑来这儿生孩子，先来感受一下”。十天时间，她做了大量采访，收集了许多细节，最终都写进了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里。后来，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又拍了续集《不二情书》，以查令十字街的书店为背景。

两部“北西”创下了超过10亿元的高票房，让薛晓路成为中国第一个导演的电影票房达到10亿元的女导演。但高票房也带来了高压，她总是在想，下一部该写什么，为什么写这个，我想表达什么，又能给观众带去怎样的体验呢？尽管以浪漫爱情片成名，但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却不是爱情故事，而是强情节的悬疑和推理，同时她也依然愿意坚持创作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——她想到了自己从2008年开始储备的一个题材：反海外贿赂法和吹哨人法案。在2019年的影片《吹哨人》中，她讲述了一个在海外公司工作的中国员工，为了揭露有害民众的公司阴谋，不惜放弃身份、安全和名誉的故事。正值2019年国务院出台意见，首次提出建立“吹哨人”制度。尽管电影票房不佳，却仍有其社会价值。

2019年，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薛晓路还参与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拍摄，执导了其中一个单元《回归》，聚焦1997年香港回归升旗仪式的一瞬间，用多条叙事线索交叉的方式，讲述这光荣神圣的一刻。

女性创作者的视野下， 不只有儿女情长

作为女性创作者，薛晓路经常被问到，她是以怎样的女性视点去创作故事的——但她坦言，自己并没有刻意去选择什么女性视点：“作为女性，看待世界的方式、体会人情冷暖的角度，本来就带着性别特征。和我一直合作的前辈、我所有电影的艺术总监奚仲文老师曾经跟我说：晓路，我发现你电影里的女主人公总是怪怪的、不一般的女性。我想了想也是——最早和陈凯歌导演合作的《和你在一起》，女主角是昼伏夜出的不良少女；《海洋天堂》里的桂纶镁，是流浪马戏团的小丑；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里的汤唯，是海外生子的拜金女；《北京遇上西雅图：不二情书》里的她又是混迹于澳门赌场的女公关；《吹哨人》的女主角是身负巨额贪腐财产的神秘贪官的妻子……这些女性的确不是一上场就人生光明的。我喜欢去表达女性边缘的命运，表现她们在

夹缝中的生存，她们如何一步步站起来，去修正自己，改变命运。这些是我对于女性的认识——不管出自怎样的社会阶层，是怎样的身份，她们身上勇敢、正义、善良的品质是不会磨灭的，哪怕一时被遮蔽了，也会永远向着光明去靠近。”

薛晓路很喜欢一些同为女性创作者执导的电影，比如《钢琴课》《犬之力》《更好的世界》《钛》等。在她看来，女性创作者的视野下不只有儿女情长，还有对人性深入的探究，有创作者对于世俗生活的宽宥之心。

《吹哨人》上映时，曾遇到部分观众抵制，说主角是个出轨的“渣男”，渣男怎么会是好人呢？但在薛晓路看来，电影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去描写主角的忏悔，而他的“吹哨”行为拯救了无数百姓，这一英勇举动并不因为他的道德瑕疵而磨灭。“很多人物在社会中就有，不会因为作者不写，他们就不存在了。”薛晓路呼吁大家给创作者更多的空间，让他们有机会展示正确的大方向，“比如《北西》里拜金的小三，电影主要是写她如何重新信任爱情，自立自强，从一个寄居者，变成独立有担当的女性——开始给了人物缺憾，才有后来更理想的发展。我不愿意做预先的批判，而是希望人物在发展过程中展示真实令人信服的向善改变。人无完人，转变的过程是更有说服力的”。

“女性因为电影改变了对爱情的态度，作出了别样的人生选择。薛晓路觉得很欣慰“哪怕电影故事是理想化的，也一定能带给观众期待和向往，产生改变现实生活的勇气。这就是我作品的意义。”